

# 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## 【第八讲】竹林七贤：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（上）

■邹文生

景初三年(239 年)魏明帝曹叡死，齐王曹芳即位，改元“正始”(240 年)。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，迫使正直的文人学士为了逃避祸端，采用一种饮酒服药、放浪形骸的“消极反抗”方式。这个时期主要作家有：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王戎、阮咸、向秀、山涛等七人，史称“竹林七贤”。

阮籍和嵇康位列“七贤”之首，史书通常将二人齐名。之所以如此，不仅因为二人的性情相近，才情相若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。阮籍和嵇康活得是真实与自然的，他们二人都敢于蔑视礼法，敢于采用“不合作主义”的态度去横眉冷对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。

阮籍(210—263 年)，字嗣宗，陈留尉氏(今属河南开封)人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阮瑀的儿子。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，曾登广武城，观楚、汉古战场，发出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”的感叹。他自幼受到儒学的熏陶，立志济世，残酷的社会现实，使他内心十分痛苦。阮籍崇奉老庄之学，政治上采取一种“谨慎避祸”的态度，常常用“佯狂”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狷介。

当时，明帝曹叡死后，由曹爽、司马懿二人夹辅曹芳，他们明争暗斗，政局十分险恶。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，他托病辞官归里。正始十年(249 年)，曹爽被司马懿所杀，司马氏独专朝政。司马氏杀戮异己，被株连者很多。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，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，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，于是他就采取不涉是非、明哲保身的态度。他或者闭门读书，或者登山临水，或者酣醉不醒，或者缄口不言。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，曾多次探问阮籍对于时事的看法，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。司马昭也曾数次同阮籍谈话，目的是试探他的政见，他总是以“发言玄远、口不臧否人物”的方法来应付过去，使得司马昭也不得不说“阮嗣宗至慎”啊！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，阮籍竟大醉 60 天，使婚事事情无法进行。当然，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，也不得不应酬敷衍。他接受了司马氏授予的官职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，当过散骑常侍、步兵校尉等，因此后人称他为“阮步兵”。阮籍也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、备九锡时写过所谓的《劝进文》。因此，司马氏集团对阮籍采取了容忍态度，对他的放浪佯狂、违背礼

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，使阮籍得以终其天年。

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。他留下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和散文《大人先生传》都是他宣泄内心苦闷的代表作品。他的《咏怀诗》将 82 首五言诗连在一起，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，塑造出一个“悲愤诗人”的艺术形象。82 首《咏怀诗》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，在我国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开创了崭新的境界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并对后世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例如，晋代的左思、张载、陶潜(《饮酒》)，南北朝时期刘宋的鲍照、北周的庾信，还有唐代的诗人陈子昂(《感遇》)、李白(《古风》)等人的咏怀诗，都是抒情言志，广泛涉及现实生活，并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，这些诗作无不是受到阮籍《咏怀诗》的影响，继承和发展之下所作的杰作。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或隐晦寓意，或直抒心迹，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，充满了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，无不给人以“陶性灵，发幽思”的人生启悟。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、抗争乃至绝望的心路历程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。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非一时一地所作，它是诗人政治感慨的记录。诗人借此抒感慨，发议论，写理想，充满苦闷和孤独的情绪。诗人或者写时光飞逝、人生无常，例如：

悬车在西南，羲和将欲倾。流光耀四海，忽忽至夕冥。朝为咸池晖，濛汜受其荣。(其十八)  
朝阳不再盛，白日忽西幽。去此若俯仰，如何似九秋。(其三十二)

诗人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，比喻世事的反复，例如：

嘉树下成蹊，东园桃与李。秋风吹飞藿，零落从此始。繁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(其三)  
夭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。悦怿若九春，零折似秋霜。(其十二)

清露为凝霜，华草成蒿莱。(其五十四)  
不见日夕华，翩翩飞路旁。(其五十三)

诗人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刻剧痛，在诗人笔下，或者少年之忽成丑老，如：其四、其五、其六十五；或者功名富贵之难保，如：其十三、其五十三、其五十九；或者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，如：其二十、其二十七、其三十，等等。

诗人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，在诗人笔下，“孤鸟”、“寒鸟”、“孤鸿”、“离兽”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，特别是春生秋死的“蟋蟀”、“蟋蟀”等成为诗人阮籍反复歌咏的对象，如：其十四、其二十四、其七十一，等等。

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了苦难，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，所以 82 首《咏怀诗》中，悲哀、凄怆、涕下、咨嗟、辛酸、蹉跎、忧伤、愤懑、怨尤、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，充分反映了诗人阮籍极度苦闷和无奈的心情。

阮籍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，是无法找到真正出路的。他只好故作旷达，故意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“怪事”。比如：

(阮籍)惟至孝，母终，正与人围棋，对者求止，(阮)籍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二斗，举声一号，吐血数升。

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。(阮)籍尝至饮，醉，便卧其侧。籍既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。

阮籍做的这种“离经叛道”、“惊世骇俗”的怪事，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比比皆是。阮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经常会做出一些礼法不能包容的怪事，但他的内心却是纯洁干净的。

阮籍也曾为自己设计出一条“精神上的出路”，那就是“游仙”和“隐居”。所以，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有不少篇章是写游仙和隐居的，有些则是游仙和隐居二者的结合。在这些诗中，阮籍常常赞美巢由、夷齐、邵平、四皓等隐士的高风亮节，讽刺挖苦苏秦、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悲惨结局。诗人阮籍所以赞美神仙的隐逸，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，因为阮籍从小就有济世之志，他在抒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，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个人的抱负。

比如《咏怀诗》其三十一，阮籍批评了曹魏政权的荒淫腐朽，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。诗曰：

驾言发魏都，南向望吹台。箫管有遗音，梁王安在哉？

战士食糟糠，贤者处蒿莱。歌舞曲未终，秦兵已复来。

夹林非吾有，朱宫生尘埃。军败华阳下，身竟为土灰。

将它译成现代汉语就是：

驾车出了大梁城，向南进发望吹台。台上乐曲传至今，当年梁王在哪里？

浴血战士吃糟糠，才德之人居草野。歌声舞曲未结束，秦兵又来围都城。

夹林乐园归他人，豪华宫殿蒙灰尘。魏军溃败华阳下，十万士卒成土灰。

阮籍借战国时魏王荒淫失德而导致折兵丧地的故事以讽喻时政，抒写了对现实的忧愤。

这首《咏怀诗》以战国之魏“珠玉奉歌笑，糟糠养贤良”的荒淫亡国史实，影射了曹魏统治者只知道歌舞行乐，不知养兵用贤，难免重蹈战国之魏的亡国覆辙，抒发了诗人阮籍因史实引发的盛衰之叹。

“驾言发魏都，南向望吹台”，诗作开篇从访问战国时魏国名胜之“吹台”的遗址说起。“驾”，乘车，指代出游、出行。“言”，语助词。这两句诗大意是：诗人驾着车子离开魏国都城大梁，往南进发观望吹台。本诗化用了《诗·邶风·泉水》“驾言出游，以写我忧”之典故。

“箫管有遗音，梁王安在哉”两句是全诗主旨。当年演奏的乐曲如今还在流传，可是当年的魏王又在哪里呢？以下八句分析魏王不在，也就是魏国灭亡的原因。

“战士食糟糠，贤者处蒿莱”，战士吃酒糟米糠等粗劣食物，贤人隐居草野而不被任用。

“歌舞曲未终，秦兵已复来”，荒淫的歌舞还没有结束，秦兵又来侵犯大梁了。

“夹林非我有，朱宫生尘埃”，游乐的夹林不再归我所有，华丽的宫殿蒙上了灰尘。

“军败华阳下，身竟为土灰”，魏主昏庸，谋臣不力，错误地联合赵国去进攻自己的盟友韩国，诱发了秦国出兵，大败魏国军队于华阳，后果是十万魏军死于非命，从此魏国国力衰败，终至于亡国。

阮籍指出：魏王当年只求个人享乐，不知养兵用贤，励精图治，终于被强秦所灭。而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魏明帝末年，统治者也是热衷于歌舞荒淫，不知求贤致治，这是与魏王相仿的。这首《咏怀诗》其三十一，诗人阮籍借此诗讽喻统治者，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。正如清人赵翼所说：“诗写性情，原不专恃数典，然古事已成典故，则一典已自有一意，作诗都借彼之意，写我之情，自然倍觉深厚，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。”

